

C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FLAME I

刘东 主编

[美] 威廉·克罗农 (William Cronon) 著

黄焰结 程香 王家银 译

自然的大都市

芝加哥与大西部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精彩绝伦……这是我读过的最棒的经济与商业史作品。

—— 保罗·克鲁格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难得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自然以及源自自然的道德力量……经济活力使芝加哥在19世纪中叶崛起，演绎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而现代环境问题面临的困境又清晰地植根于经济活力。

——弗林·克林肯博格 《纽约客》

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开创性学术研究……是一部探究芝加哥生活的传记式作品。

——戴维·施里布曼 《华尔街日报》

威廉·克罗农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中，以不寻常的智慧与优雅挑战了城市史和西部史的诸多成规。更重要的是，他帮助奠定了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史这个重要的新兴学术领域的基础。

——艾伦·布林克利 哥伦比亚大学



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PLANE I

刘东 主编

自然的大都市

芝加哥与大西部

[美] 威廉·克罗农 (William Cronon) 著

黄焰结 程香 王家银 译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江苏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美)威廉·克罗农著;黄焰结,程香,王家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2

(同一颗星球)

书名原文: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ISBN 978-7-214-22958-8

I. ①自… II. ①威… ②黄… ③程… ④王…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芝加哥-1848-1893 IV. ①X-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4574号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by William Cronon

Published by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Copyright © 1991 by William Cron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6-394号

书 名 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

著 者 [美]威廉·克罗农

译 者 黄焰结 程香 王家银

项目统筹 戴宁宁

责任编辑 金书羽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45 插页2

字 数 603千字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958-8

定 价 1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威廉·克罗农 (William Cronon)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地理学与环境研究领域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维拉斯研究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出版人 徐海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统筹 戴宁宁
责任编辑 金书羽
封面绘图 窦肖康
装帧设计 刘葶葶

C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顆星球
PLAVE I

总 序

这套书的选题,我已经默默准备很多年了,就连眼下的这篇总序,也是早在六年前就已起草了。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当代中国遭遇的环境危机,都绝对是最让自己长期忧心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由于更涉及长时段的阴影,就比任何单纯人世的腐恶,更让自己愁肠百结、夜不成寐,因为它注定会带来更为深重的,甚至就根本无法再挽回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治哲学所能关心的,还只是在一代人中间的公平问题,那么生态哲学所要关切的,则属于更加长远的代际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偏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只因为日益膨胀的消费物欲,就把原应递相授受、永续共享的家园,糟蹋成了永远无法修复的、连物种也已大都灭绝的环境,那么,我们还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我们又让子孙后代去到哪里安身?

正因为这样,早从尚且不管不顾的上世纪末,我就在大声疾呼这方面的“观念转变”了:“……作为一个鲜明而典型的案例,剥夺了起码生趣的大气污染,挥之不去地刺痛着我们:其实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离我们还远,而是构成了身边的基本事实——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都早已被大多数国民所体认,被陡然上升的死亡率所证实。准此,它就不可能再被轻轻放过,而必须被投以全力的警觉,就像当年全力捍卫‘改革’时一样。”^①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理论与心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9 页。

的确，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有毒雾霾，乃至危如累卵的整个生态，作为长期惯于书斋生活的学者，除了去束手或搓手之外，要是觉得还能做点什么的话，也无非是去推动新一轮的阅读，以增强全体国民、首先是知识群体的环境意识，唤醒他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责任伦理，激活他们对于文明规则的从头反思。——无论如何，正是鉴于中外心智的下述反差，就更增强了这种阅读的紧迫性：几乎全世界的环境主义者，都属于人文类型的学者，而唯独中国本身的环保专家，却基本都属于科学主义者。正由于这样，这些人总是误以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由科技“进步”所造成的；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却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入手，可那方面又谈不上什么“进步”，只有思想观念的幡然改变。

幸而，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红尘中，还总有几位谈得来的出版家，能跟自己结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借助于这样的合作，也已经打造过不少的丛书品牌，包括那套同样由江苏人民社印行的、卷帙浩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也正是在那个丛书中，我们已经推出了聚焦中国环境的子系列，包括那本触目惊心的《一江黑水》，也包括那本广受好评的《大象的退却》……不过，我和出版社的同事都觉得，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另做一套更加专门的丛书，来译介国际上研究环境历史与生态危机的主流著作。也就是说，正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促使我们更要去超越民族国家的疆域，以便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由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高瞻远瞩的“全球史”立场，足以提升起我们自己的眼光，去把地表上的每个典型的环境案例，都看成整个地球家园的有机脉动。——那不单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案例中，找到一些珍贵的教训与手段，还更意味着，我们跟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类，根本就是在共享着“同一个”家园，从而也就必须共担起沉重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就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属于更加深远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些非西方社会其实只是在受到西方冲击并且纷纷效法西方以后，其生存

环境才变得如此恶劣。因此，在迄今为止的文明进程中，最不公平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原本产自某一文明内部的恶果，竟要由所有其他文明来痛苦地承受……”^①而另一方面，也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当代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失衡，又转而加剧了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甚至，从任何有限国度来认定的高速发展，只要再换从全球史的视野来观察，就有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态灾难。

正因为这样，只去强调“全球意识”都还嫌不够，因为那样的地球表象跟我们太过贴近，使人们往往会鼠目寸光地看到，那个球体不过就是更加新颖的商机，或者更加开阔的商战市场。所以，必须更上一层地去提倡“星球意识”，让全人类都能从更高的视点上看到，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颗星球”上的。由此一来，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被选择到这套译丛里的著作，不光能增进有关自然史的丰富知识，还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以及拯救这个唯一一家园的危机感。——的确，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再重要不过了，否则即使耳边充满了危急的报导，人们也仍然有可能对之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人专门喜欢到电影院里，去欣赏刻意编造这些祸殃的灾难片，而且其中的毁灭场面越是惨不忍睹，他们就越是愿意乐呵呵地为之掏钱。这到底是麻木还是疯狂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说，从更加开阔的“星球意识”出发，我们还是借这套书去尖锐地提醒，整个人类正搭乘着这颗星球，或曰正驾驶着这颗星球，来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或已是最后的“十字路口”！我们当然也有可能，由于心念一转而做出生活方式的转变，那或许就将是最后的转机与生机了。不过，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依我看恐怕是更有可能——不管不顾地懵懵懂懂下去，沿着心理的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自身的万劫不复。——而无论选择了什么，我们都必须在事先就意识到，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选择中，总是凝聚着对于后世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像“击鼓传花”一般地，把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理论与心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5 页。

手中的危机像烫手山芋一样地传递下去，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可能再无容身之地了。而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选择中，也同样凝聚着对于整个人类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执迷与沉湎其中，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曾因智能而骄傲的物种，到了归零之后的、重新开始的地质年代中，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缺乏远见，而沦为一种遥远和虚缈的传说，就像如今流传的恐龙灭绝的故事一样……

2004年，正是怀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我在受命为《世界文化报告》之“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中，强烈发出了“重估发展蓝图”的呼吁——“现在，面对由于短视的和缺乏社会蓝图的发展所带来的、同样是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国肯定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必须以当年讨论‘真理标准’的热情和规模，在全体公民中间展开一场有关‘发展模式’的民主讨论。这场讨论理应关照到存在于人口与资源、眼前与未来、保护与发展等一系列尖锐矛盾。从而，这场讨论也理应为今后的国策制订和资源配置，提供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① 2014年，还是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又在清华园里特别开设的课堂上，继续提出了“寻找发展模式”的呼吁：“如果我们不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而只是在盲目追随当今这种传自西方的、对于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那么，人们也许会在很近的将来就发现，这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超高速发展，终将演变成一次波及全世界的灾难性盲动。”^②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对于这颗“星球”的自觉意识中，首先把胸次和襟抱给高高地提升起来。正像在面对一幅需要凝神观赏的画作那样，我们在当下这个很可能会迷失的瞬间，也必须从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日常营生中，大大地后退一步并默默地驻足一刻，以使用更富距离感和更加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回顾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历

① 刘东：《中国文化与全球化》，载《中国学术》，第19—20期合辑。

② 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史，也从头来检讨已把我们带到了“此时此地”的文明规则。而这样的一种眼光，也就迥然不同于以往匍匐于地面的观看，它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眼界给带往太空，像那些有幸腾空而起的宇航员一样，惊喜地回望这颗被蔚蓝大海所覆盖的美丽星球，从而对我们的家园产生新颖的宇宙意识，并且从这种宽阔的宇宙意识中，油然地升腾起对于环境的珍惜与挚爱。——是啊，正因为这种由后退一步所看到的壮阔景观，对于全体人类来说，甚至对于世上的所有物种来说，他们都必须更加学会分享与共享、珍惜与挚爱、高远与开阔；而且，不管未来文明的规则将是怎样的，它都首先必须是这样的。

我们就只有这样一个家园，——让我们救救这颗“唯一的星球”吧！

刘东

2018年3月15日改定

献给我的父母，

是他们把我带到了格林湖，也把我带到了芝加哥

序 言

有人认为,广告的真实性不仅适用于汽车或牙膏,同样也适用于书籍。然而,在本书伊始,我却必须提醒广大读者,本书或许与你们所想象的有些出入。尽管副标题似有所示,但本书既不是芝加哥综合史,也并非大西部综合史,而是二者的关系史。我认为,在 19 世纪后半叶,芝加哥对北美中部内陆的景观与经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城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反过来,如果不了解芝加哥与其西边广大地区的特殊关系,也就无法理解它的发展。一直以来,西部史对农村地区存有偏见,这使得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19 世纪西部的主流史毋庸置疑就是都市经济史。大都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与复杂。从大都市视角看美国传统的“边疆”,芝加哥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对自然景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式进行改造,对森林的大肆砍伐、对物种造成的灭绝威胁、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原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带来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样也在这一时期,我们美国人今天所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得以创建,如容纳我们多数人的大城市、供给我们粮食的肥沃农田、连接全国的交通枢纽以及许许多多的市场制度——市场制度不仅帮助我们明确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还确立了我们与自己生活的家园(也即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此外,在 19 世纪的美国,我们还目睹了一体化经济的兴起。所谓一体化经济,就是把城市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形成强

有力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从而永远改变美国人与其土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本书仅以芝加哥和大西部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但其宏远的目标则是去探索持续影响北美及其他世界达百年之久的经济变化与生态变化。

我想，现在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我们现代的景观是在 19 世纪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由于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同样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美国人长期以来将城市与乡村看作相互分离、隔绝而不是彼此联系的地方。我们认真地将全国分为城市地区、农村地区 and 荒野地带。虽然我们经常跨越这些地区之间的象征性边界，或去寻求解脱，或去寻求刺激，或为了娱乐，或为了新生，但我们很少想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甚至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经常落入这个陷阱。城市史学家很少越过城市的郊区去看远处的内陆腹地，而西部史学家、边疆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则通常只注重农村和荒野地区，往往忽略了城市。因此，本书力图将城市与乡村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这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笔耕此书十余年，我也深深懂得其他人对这个理论模式避而不谈的原因。不用说，写作的途中布满了障碍，而我在努力阐述清楚主题的同时，也绝没有克服所有的困难。但是，我始终坚持以一个核心观点贯穿全书：城市和乡村有共同的历史，将它们的故事放在一起，才可以更好地讲述它们。

我个人喜爱探究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环境变化。因此，我尽可能结合我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知识，组织本书围绕中心话题——商品流动——展开。乍一看，这个主题即使不令人生厌，也让人觉得奇怪。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详细论述 19 世纪下半叶在芝加哥与内陆腹地之间频繁流动的商品，如粮食、木材、肉类等。但作为写作者，我还面临着一项大挑战：很遗憾，今天读经济史的人不多，甚至很多历史学家都不愿去读，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史著述逐渐为高深的数学理论所占据，致力于理论的严密，而疏于日常交流与理解。因此，我的写作努力融经济史与环境史于一体，去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而不是去压制他们

的求知欲。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目标,尤其是在探讨商品市场这样一个甚少吸引公众兴趣或热情的主题时。对于商品市场,大多数人觉得高深莫测,也可能深感无聊。

高深莫测与无聊这两种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我热切地希望读者去抵制它们,就像我曾经抵制在书中大量使用统计分析和表格的想法一样。我以商品市场为写作主题,并非出于有悖常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我坚信,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制度像商品市场一样,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即使我们这些在芝加哥的期货市场上从不交易小麦或猪肉的人,也不得不依靠这些市场生存。同样重要的是,提供给我们衣食住行的商品还是我们与自然世界的最基本的联系。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或者想为这些后果承担政治与道德的责任,我们就必须重建经济商品与自然资源之间的联系。这正是我努力的方向与研究的内容。本书由一系列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会对城市市场与供给市场的自然系统之间的路径进行追踪。我希望这些故事能为西部史和 19 世纪的芝加哥历史提供帮助,同时也希望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寓言。

在本书中,我在商品上花了很多篇幅,因而对许多读者和学者关心的主题关注较少,未能同样详细地进行论述。譬如,对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主题——城市中的社区发展、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社会冲突、市政机关的举措,甚至诸如污水处理或供水系统等公共服务的环境史,我都很少涉猎。同样,读者如果想通过本书了解芝加哥的建筑、劳资斗争、政治机器、社会改革、文化制度等诸多其他主题,也可能会再次感到失望。确实,我对单个的人物很少论述。本书中出现的少量人物也仅限于一些商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我的叙事范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在我所想要描绘的广阔的城乡联系中,他们很好地扮演了例证的角色。当然,本书如果能够以更多的篇幅去关注其他重要的主题,可能会更好,但篇幅也肯定会更冗长。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贝西·路易丝·皮尔斯(Bessie Louise Pierce)

终其一生也未能写完著名的芝加哥史，即使最终面世的已是皇皇三卷本的鸿篇巨制。^① 所谓大城市必有宏大的历史，我无意去追究此观点正确与否。相反，我沿着联结芝加哥与自然世界的路线（其中，芝加哥被称为人类世界，是自然世界的重要部分），一直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往来城镇与乡村的路径。

本书中会经常重复出现一些关键术语，由于我对它们的使用方式不同，对读者来说也许显得较陌生。在此我将对它们进行定义。最重要的一个术语就在本书的标题中。我所谓的“大西部”（the Great West），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理地图中已不再存在。按照 19 世纪用法，它是指我们国家广阔的内陆地区，既非北部地区（梅森—狄克森线^②以北与阿巴拉契亚山脉或五大湖以东的地区），也非南部地区（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内战中失败一方的地区）。大西部始于俄亥俄河或密歇根湖，一直向西扩展到太平洋。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许多美国人已经把芝加哥看作通往西部广阔地区的门户了。

这样，“大西部”就与一个更有争议的术语“边疆”（frontier）联系在一起。近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的边疆史概念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暗含种族偏见、性别歧视与帝国主义思想，因此最好不要使用这个词语。相反，他们提出了区域西部史的概念，其中，西部的起始位置与今天无异，也就是南北向穿越大平原或落基山脉的一条不是很清晰的界线。我很赞同这些学者反对传统边疆史学的意识形态的扭曲，但是我也认为，我们要想摆脱这些扭曲，也不能仅仅靠变换词语去重新定义导致这种失真现象的历史经历。在本书中，我以宏大的规模描写了边疆经历的一个方面：大都市经济圈扩展到以前与其市场联系不紧密的地区，因而新的周边地区又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边疆地带位于大都市经济圈的外围，而纽约和伦敦之类的

① 贝西·路易斯·皮尔斯（1888—1974），美国历史学家，以三卷本的《芝加哥史》（*A History of Chicago*）闻名学界。——译者注

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译者注